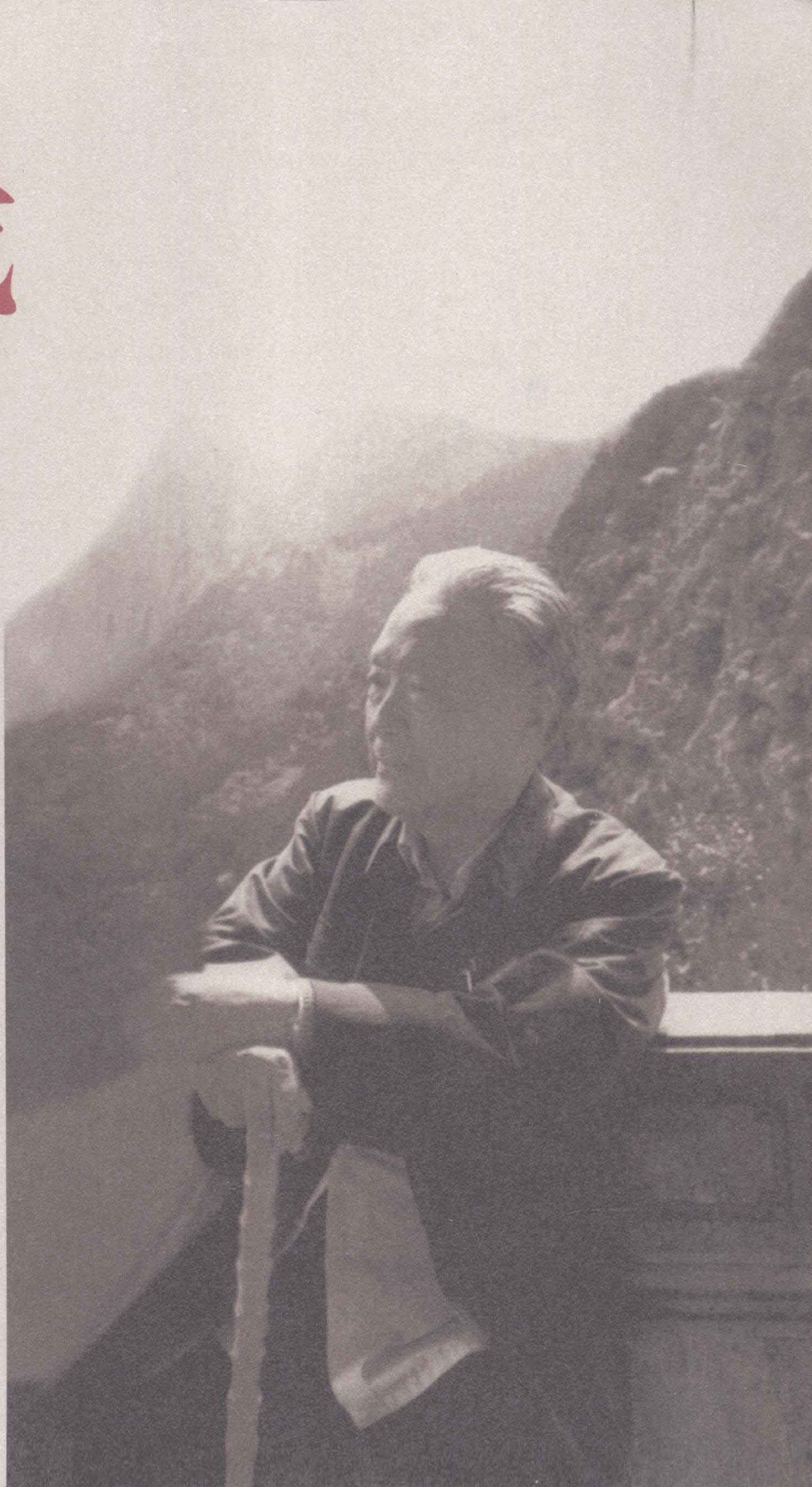


我这样走过来……

陈白尘 著
陈虹 陈晶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我这样过日子

林语堂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这样走过来……

陈白尘 著
陈虹 陈晶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这样走过来…… / 陈白尘著; 陈虹, 陈晶编.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344-2589-9

I . 我… II . ①陈…②陈…③陈… III . 陈白尘
(1908~1994) —自传 IV .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70471号

出 品 人 顾华明
责任编辑 王林军 喻 丽
装帧设计 喻 丽
审 读 杨丽娟
责任校对 赵 菁
责任监印 贲 炜

书 名 我这样走过来……
著 者 陈白尘
编 者 陈 虹 陈 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2589-9
定 价 50.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83248515 8324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13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我这样走过来……	1
一、寂寞的童年	8
二、少年行	14
三、漂泊年年	24
四、剧影生涯	36
五、“空头文学家”	52
六、“牛棚”内外	62
七、劫后余生	74
深深怀念白尘老师 刘厚生	87
陈白尘——笑傲坎坷人生 董 健	94
怀念革命现实主义的戏剧大师陈白尘 周特生	101
永远的烛光 方洪友	108
图片	115
爱情·亲情	115
友情·同志情	121
不逝的风采	129
永远的纪念	135
陈白尘年谱	141
编后记	160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特别是进入新社会的历史时，都会叹息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每个人的“这样”究竟又是怎样的呢？答案大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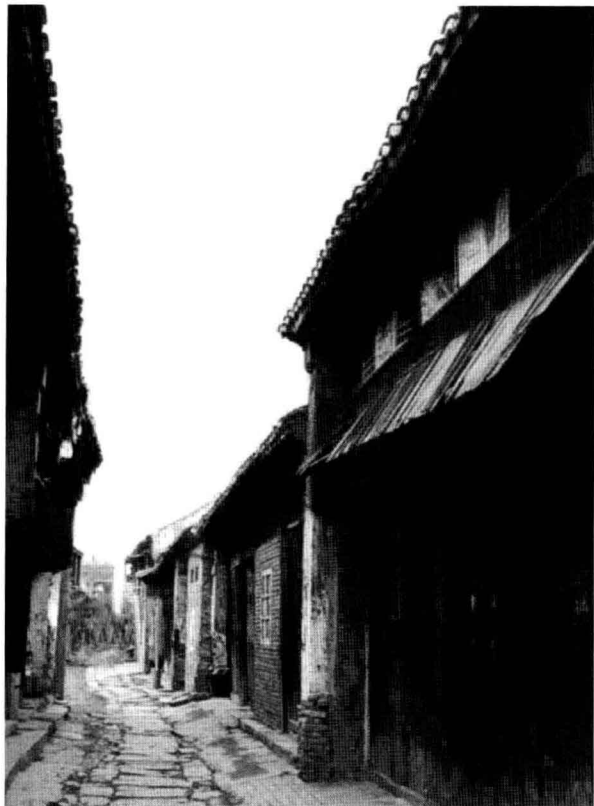
这一方水土

一、寂寞的童年

我幼名陈增鸿，诞生于光绪末年——即1908年阳历的3月1日，算是经历过两位皇帝的大清帝国的遗民了。祖籍据说是“陈林半天下”的福建，但出生地则在江苏省清河县（民国后又改称为淮阴县）。5岁那年，我们全家搬进城里，地点在东门大街上，按照当年商店的习惯，应该称为：

“纪家楼西、大源巷东、鼎吉祥绸布庄对门、坐北朝南便是。”因为那时——即辛亥革命后一年，全家的生活也确实好了些，父亲开了店铺；家，就在店铺后面，有三间堂屋、两间厢房，也都是瓦屋了。

父亲名寿年，字鹤亭，店员出身，但颇爱好一点艺术，是个乐天主义者。他平易近人，从不发愁，街坊邻里都称他为“陈大爹爹”；文雅点的，就称之为“鹤翁”。他并不嗜好文学，但《镜花缘》却是他引导我读的；他更没有文学修养，但他那乐观的精神以及喜好笑谑的性格，大概是影



5岁那年，举家从运河北岸的十里长街搬到了清江浦城里。



性格中的乐观豁达，大多从父亲那儿遗传。

响过我的——他讲的笑话，大多是嘲讽地主和官僚，也许和我后来写喜剧有一定关系吧，但我也未敢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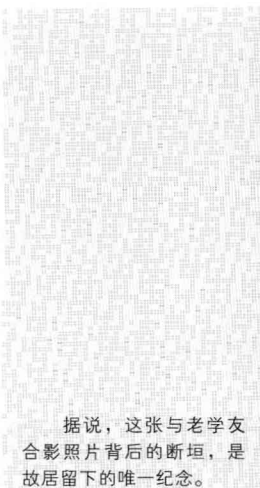
母亲姓徐，出身于城市平民，未受过教育，略识之无，但喜读小说。记得幼时，每天清晨一起床，她便把我搂在怀里，开始一天的“训子课”了。受她的影响，我囫圇吞枣地读完了家中所藏的全部绣像小说，如《三国》《水浒》《西游》《封神》，以至《红楼》等等。她是我接触文学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大概从6岁起，我便进私塾“开蒙”认“字方”了。前后一共换过三位老师——万二先生、顾老先生、汪维洲先生，却无一人认真教过课。特别是最后的那一位，一到下午便跑到茶楼品茗听书去也。于是我也来了个“逃之夭夭”——从此以后，吃完中饭便再也不进塾堂的大门了！

那个年代，自然没有少年宫，也没有什么儿童乐园或儿童游戏场，在这将近两年的逃学日子里，除去年假日与节假日之外，还有五六百天，叫我如何安排，又叫我去跟谁商量？——我的上面有三个哥哥，但最小的也要比我大8岁，已经懂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了，自然不会来过问我这个“小不点”；我的下面有一个妹妹，可同样比我小了6岁，还整天围在妈妈身边撒娇呢！于是只有10岁年龄的我，没有伙伴，孤身一人，每天下午只能走大街，窜小巷，靠数石板、算路程来过日子。偶尔逃一两天天学是种幸福，天天以逃学为生，可真不是滋味！



从《三国》《水浒》开始，母亲是第一位文学启蒙老师。



据说，这张与老学友合影照片背后的断垣，是故居留下的唯一纪念。



四. 我的三位老师

大概从二年级起，便知道机要“常委”、“候官”
了。那时我二哥住在花厅巷的万二先生处，^{（我父母以}
先生供其居，给我的印象，是个只剩下他那口锅
烧不到点着了的，失散的人，后来请“会破陈林”
，其中陈林有一句“笑人高跌，谓人狗窝洞”
开。当我以后高中中一，整念之江老师，王正先
王正先时想到“狗窝洞”开这个字，是有其
前时之通。

高要说，我对这位内蒙古作家先生无话可说。他的主要精力全放在像特三哥这般的年轻人的文学事业上，他不爱读《圣经》，经书没《圣经》什么“良辰美景，鱼河之洲，吃海龙王饭，”而对我这小学

手迹——《我的三位老师》

每到傍晚，即算一算该到私塾放学的时间了，我便常常会不自觉地爬上北门——即拱宸门的城楼之上，歇一歇疲乏的双腿。更重要的，自然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年轻的号兵，每到傍晚总在这城楼上吹他的铜号，进行晚间的练习。他吹的每个单音，都拖得很长，听起来很是悲怆凄凉。但我喜欢听：听到它，我知道就可以回家了；



20世纪60年代再见二位兄嫂，可惜大哥已经离世。

听到它，更仿佛听到生病时母亲为我“叫魂”的声音——那也是低沉而曳长的：“大四儿呀……！跟妈妈回来



小妹由于四哥的“家庭抗争”胜利，未曾缠足，却因“命太硬”，只活到2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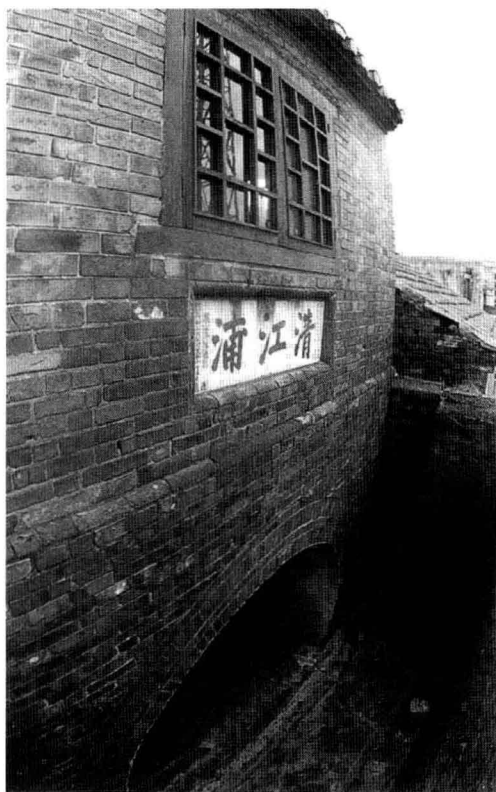
1920年春，是穿着马褂、戴着圆盔缎帽、挟着书包走进进彩巷的。

地在进彩巷。它位于东门大街南侧，纪家楼西，空心街东。姜先生的私塾颇具“改良派”的色彩，他教授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甚至还有注音字母（这在当时可算是先进事物了）。虽说他依旧尊孔读经，甚至还用戒尺体罚学生，但他却是一位在特殊的时代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从事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于是我在学习上终于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我这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大地原来是个圆球，太阳和月球的关系，日蚀和月蚀的由来；也知道了“英灭缅甸”“法占安南”“日据台湾”，以及“八国联军”是怎么回事，还知道了美国有个华盛顿、法国有个拿破仑、德国有个俾士麦……国文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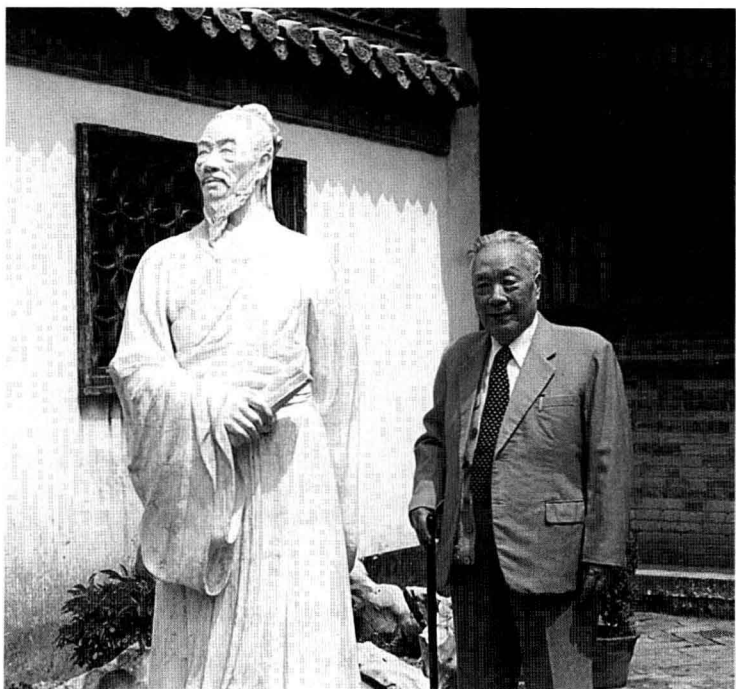
吧……！”听那么一阵之后，我便踏着这悲凉而曳长的号声，挪动着疲乏的双腿，一步一步走回家去，接受母亲迎接我的笑容。这是我一天中最大的安慰。

……终于有一天，我的这个秘密被父亲发觉了。他以从未有过的愤怒向我大喝一声：“跪下！”——冤哉枉也，挨他打了一顿屁股！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顿屁股，却为我换来了一片新天地：第二年开春，父亲将我领进了一个新的塾堂，从此我总算结束了寂寞而又孤单的逃学生涯！

我的第四位老师——姜藩卿先生的杏坛所在



“逃学”时代，除了看拉洋片儿的、捏面人的，还常去北门城楼上听吹号。



姜藩卿先生让学生知道了淮安还出了个文化名人吴承恩——1987年摄于吴承恩故居。

自然还是读古文，于是《陋室铭》《醉翁亭记》以及《祭十二郎文》，全都背得滚瓜烂熟。为此我对作文也颇感兴趣了，尤其是记叙文，凭我两年来逃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也凭我从读过的那些乌七八糟的“礼拜六派”小说中获得的修养，下笔虽未及千言，也“庶几乎”了。特别是结尾，已经大大跳出当时一般惯用的“归时已万家灯火矣”的老套子，这更获得了老师的赏识。于是没隔多久，我便荣升为甲组的组长，也就是全私塾的大学长了。



少年壮志



六十四年后与当年的校友在母校重逢（中为陈白尘）——1987年摄于淮阴市成志中学。

二、少年行

1923年的暑假，在姜藩卿老师的极力鼓动下，我考入了淮阴市成志中学。学校位于淮阴县署之西，其貌不扬，但是我们所有的同学却以有李更生先生为校长而感到自豪。

李校长是江苏著名的教育家，此前曾担任过极负盛名的扬州第八中学校长。他为八中争校舍，面对驻军黄旅长的手枪，临危不惧，据理力争，甚至上控督署，终于获得了胜利。他思想解放，锐意革新，为学生培养爱国精神，不忘“二十一条”之耻，竟在校园中建碑，上镌：“汝忘五月九日六时乎？”他身为校长，却与同学们同台演戏，他扮演的江苏督军李纯，极为神似……为此，他那爱国主义的精神以及对白话文和演剧的大力提倡，对我的一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前者，我初步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后者，我终于舞文弄墨起来。

此生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就是在李更生校长的影响之下——那是“五卅惨案”爆发之



令学生们自豪的李更生校长

后，上海的大学生们派人到淮阴第六师范学校进行鼓动宣传，李校长要我们成志中学的全体同学都去参加。整个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声震耳欲聋，我则涕泪交流，第一次跟着大家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第二天，全城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我们“成志”的同学则身穿校服——李



李更生故居

更生校长亲自为我们设计的一种猎装式的制服，显得特别精神焕发。大家手执纸旗，高呼口号。在经过我家门前时，我的口号喊得特别响，这是我在向家人们表示：我已经是一个参加革命的成年人了！几天后，我与几个同学又组织起了一支小分队，前往邻县进行宣传和募捐。李校长听说后非常高兴，不仅为我们大开绿灯——不以旷课论处，而且还在全校的周会上大大地表扬了我们一番。

在“成志”的三年期间，也是我学写白话文的重要开端，并且将自己的新诗和小说屡屡投稿，成为了淮阴城内的那家唯一的报纸——《江北日报》的“专栏作家”。1924年秋，在同学们的怂恿之下，我壮起胆子向上海的刊物进军。但那时我心目中只有一个《小说世界》，恰好它也正在搞征文活动，于是便将自己的处女作小说《另



当年的热血青年曾一同从这里出发，参加示威游行（左二为陈白尘）——1987年摄于淮阴大闸闸口。